

神秘的

茉莉花

小姐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SHENMIDEMOLIHUAXIAOJIE

神秘的茉莉花小姐

刘伯英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8年·长春

神秘的茉莉花小姐

刘伯英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9·375印张 190,000字数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2插页 印数1—16,820册
定价：3.10元

内 容 提 要

《神秘的茉莉花小姐》是中年作家刘伯英继《山城魔影》，《山姑侠胆》之后的又一部长篇新作。小说描写了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东北解放区的一场特殊斗争。

茉莉花，是一个神秘的女人。她出身豪门，继承了一批遗产、又有舒适的宅院、称心的丈夫。然而，她毅然甩下丈夫，离家出走，音信皆无。几年后，当她回到丈夫身边的时候，已经变成一名负有特殊使命的军统特务了。她的羞花落雁之貌，使我军司令部的丁三晃坠入情网和陷阱，她为了飞黄腾达，将枪口对准了丈夫……

茉莉花的所做所为，引起了她的丈夫、我军侦察员李大江的怀疑。于是，在这个家庭里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李大江一夫二妻的家庭，同茉莉花的异常关系，使他受到上级的处分。他忍辱负重，智斗茉莉花，终于击毙了特务头子王财东，保护了军火。

40年后，满头白发的茉莉花又回到故里，来到丈夫坟前，忆起往事，后悔莫及，痛不欲生，想要自刎，被水莲花劝阻。但她感慨万千，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目 录

楔 子	凶手祭坟吐真情	(1)
第一回	俊俏的女掌柜	(9)
第二回	夫妻重逢起疑团	(18)
第三回	面对闯入者的枪口	(27)
第四回	好难见面的王财东	(36)
第五回	弄巧成拙	(45)
第六回	不是同学，是夫妻	(54)
第七回	怒不可遏	(63)
第八回	有苦说不出	(72)
第九回	请高抬贵手	(82)
第十回	醉翁之意	(91)
第十五回	原来是二掌柜	(101)
第十二回	真假难分	(112)
第十三回	美女调情	(121)
第十四回	巧遇	(130)
第十五回	怨恨	(140)
第十六回	两个女人倚着一扇门	(149)
第十七回	色鬼泄露军机	(158)
第十八回	马司令按兵不动	(167)
第十九回	狭路相逢	(176)

第二十回	列车提前到站.....	(184)
第二十一回	侯三子闯祸.....	(196)
第二十二回	老太太真是个坏蛋.....	(206)
第二十三回	她一夜没走吗.....	(214)
第二十四回	王财东派人传手令.....	(223)
第二十五回	茉莉小姐车上谈情.....	(232)
第二十六回	马司令追赶内奸.....	(241)
第二十七回	磅房里的呼救声.....	(252)
第二十八回	思美女终成泡影.....	(262)
第二十九回	女特务狠心动杀机.....	(271)
第三十回	一家人生离死别.....	(280)
尾 声	世间人情幡然一新.....	(293)

楔 子 凶手祭坟吐真情

话说一千九百八十五年，春暖花开时节。一天清晨，旭日刚刚临窗，梅市宾馆 203 号房间的门轻轻地拉开了，随后，一位女人的倩影出现在门口。这个女人，身高足有一米六八，腰肢细挑，胖瘦适中。穿一件青大绒旗袍，表现她那女性体态的曲线美，更显得窈窕；她脸上的皮肤白嫩细腻，显然是长期用高级滋补品调养过的；抹着口红的嘴唇，红润而鲜嫩；端庄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变色镜，看不清她的眼球和睫毛，只能看到那两道用眉笔描过的细细的眉毛；她的耳垂上挂着金光闪闪的金耳环，手指上戴着镶有绿色宝石的金戒指。这一身打扮，在八十年代既入时又不显得妖艳，既使人感到新颖又具有中华民族的着装特色。她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冷眼看上去并不象年过花甲，至多也就是刚刚步入不惑之年吧！

她拉上房间的门，款款亭亭地穿过走廊，走下楼梯。她走出对开的玻璃大门，在门前停下脚步，回头看一眼宾馆的外貌。这才看清楚，这是一座有三层楼的宾馆，虽然小得不如一座阔商的别墅，但却使人觉得朴素、洁净、典雅。她又

看了一眼宾馆对面的市政府大楼，便顺着宾馆与市府大楼之间的柏油马路，向东款步而行。

马路已经清扫过，并且洒了水，给人一种清新之感。马路两旁的楼房鳞次栉比，多是三五层；商店的牌匾，多数是木板制作的，没有那种色彩多变的霓虹灯；马路上行驶的车辆，多是三轮车、笨重的卡车和座席拥挤的客车，很少见西方屡见不鲜的豪华轿车。相比之下，这座小城的建筑、街市的布局以及交通，同西方的城市比未免相形见绌。但是，对于一个远离故乡四十年的游子来说，这里的每一幢高楼、每一座平房、每一条大街、每一条小巷，都使她感到耳目一新，别有一番风姿。

她在马路上快步地走着，一边走一边察看马路两旁的建筑，寻觅着那些清朝末年流行的鱼鳞状小瓦青砖的平房，商店门前那种带壁画的“门脸儿”，和阔商、官吏、财东才能坐的带篷的四轮马车。她一直走到邮电局的门前，也没有找到当年装饰这座小城的这些“艺术品”。她踅转身，路过邮电局的门口，又向西走，走了五百米左右，来到了“裤裆街”。这里本来是一个交叉路口，是这座小城的交通要道，也是最繁华的集市，只因为通往东西南北的四条路不成十字交叉，上行的两条路象两条裤腿儿，下行的两条路也象两条裤腿儿，因此人们称之为“裤裆街”。

她在裤裆街路北的十满意饭庄吃过早饭，到一家日杂商店买了一刀烧纸、一把香，又到副食商店买了四盒高级糕点，再带上她从法国带回来的两瓶白兰地，便顺着一条东西大街一直往西走。走到这条马路的尽头，跨过铁路，在阡陌

小路上又走了一段，爬上一个山坡，走进一片青松林。

青松林里有一块墓地。墓地中间是一块坡度不大的草坪。草坪上新长出来的草叶翠绿、鲜嫩，绿草之中点缀着一朵朵五颜六色的山花，有迎春花、蒲公英、野百合、牵牛花……山花和绿草装饰着的这块墓地，好象一块绣花地毯，色彩淡雅，巧夺天工。草坪上有三座坟并排着，相距不过二米。坟，坐北朝南，背依青松，面向小溪，窝风向阳，居高临下。坟上的土是刚刚添过的，土色新鲜，还透着新土的气息。三座坟前都立着青石墓碑。中间的墓碑上写着：李大江之墓；右侧的墓碑上写着：茉莉花之墓；左侧的墓碑上写着：杜鹃花之墓。从这三座坟的排列顺序和墓碑上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三位亡故之人是一男二女。

她走进草坪，一眼看见中间那个墓碑，眼眶里立刻浮起泪水。她将白兰地、糕点、烧纸、香放在坟前，“扑通”一声，跪下去，双臂抱住李大江的墓碑，悲痛的泪水“刷”地顺着面颊流了下去。她一边痛哭流涕，一边说道：“大江，我对不起你呀！呜呜呜呜……是我，是我害了你呀！呜呜呜呜……”她哭了一阵，扶着墓碑站起来，绕着李大江的坟头沉痛地走了三圈，然后转身到草坪上去采鲜花。她采来一大把鲜花，扎成一个花束，插在李大江的坟上，把那黄土坟丘装饰起来。她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事先写好的挽联，放在花束上。挽联上款写着：丈夫李大江千古；下款写着茉莉花敬挽。

她安放完花束，端起那瓶法国白兰地，启开瓶盖，把酒洒到坟上。她又把糕点摆在坟前的草地上，按照关东的风

俗，五块糕点一摞，一共摆了五摞。然后，她抽出一炷香燃着，插在坟前；又将一刀烧纸放在草地上，打成纸钱，用火柴点着开始焚化。纸钱点着以后，她庄重地跪在坟前，眼含泪水，无限深情地说道：“大江，我不远万里回来看你，给你添土，给你烧纸，给你敬酒，你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吧！呜呜呜……”她说着虔诚地磕了三个头，便泣不成声了。

她本来是不信奉神灵的，更不相信这种纸钱焚化之后会变成阴间的货币。但是，她找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式来寄托对丈夫的哀思，更找不到比上香、烧纸、磕头、挥泪更好的办法，来表达她的忏悔、痛楚和赎罪。她欠丈夫的不是爱情、不是温暖、不是体贴、而是罪过。如果用金钱能抵消和弥补罪过，她愿不惜血本甚至倾家荡产；如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能换来丈夫的再生，她愿替丈夫一死。然而，这一切只是设想罢了。常言说，人死如灯灭。丈夫死去已经四十年，早已不能还魂了。她在丈夫面前欠下的罪过，再也赎不回来了。现在，只有用泪水、用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这种迷信手段来安慰自己，减少一点精神上的痛苦吧！“呜呜呜……”她痛哭着，忽然止住哭声问道：“大江，你能原谅我吗？你能原谅你的心狠手毒的妻子吗？你说句话呀！”

装点了鲜花的坟墓依然没有回答，方才还在喧哗的青松林也沉默了。草坪寂静无声，风不吹，树不摇，鸟不叫，只有她在嘤嘤啜泣。这时，又一位女人从青松林里走出来，进入这块草坪。这位女人年龄也不小了，看样子接近了花甲之年，头发有点灰白，脸上出现了鸡爪纹，开始了老年型的发胖；但是眼睛却很大、很亮，脸上也很白净，面貌端庄，神

采奕奕；衣服虽然是旧的，还是一般的棉布，样式也不新，可是穿在她的身上，却很合体，给人一种朴素、大方、舒适的感觉。她提着一个淡黄色的草编筐，筐里装着烧纸、香和一瓶白酒。她也是专程到这块坟地来上坟的，当她走出青松林，发现中间那座坟上安放着花环，坟前摆着供品、上着一炷香、燃着纸钱，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女人跪在坟前痛哭流涕，立刻惊得目瞪口呆。

她在草坪的边缘停下脚步，望着坟头上的花环，望着纸灰，望着跪在坟前的那位女人的背影，心中想：这个女人是谁呢？她为什么跪在我家的坟上如此虔诚地祭奠？莫非是她找错了坟地？她转念一想，不会，坟地可能找错，坟头不会错，因为坟前的石碑上有名有姓。她又把数得着的亲属想了一番，不论近亲或是远亲，都没有这样一位女人。如果这个女人不是找错了坟地，就一定同李大江是至交好友。于是，为了不惊动这个女人，她踏着轻轻的步子，沿着草坪的边缘绕过去，走到李大江的墓后，向那个女人看去，啊，觉得好面熟，是她？可她没敢失礼地去叫那个女人的名字，恐怕有误。她探头看了一眼挽联的下款，上面写着：茉莉花。她看到这个名字，不禁大惊失色，倒吸了一口凉气。她急忙向后退了两步，藏在一棵树后，望着埋头痛哭的茉莉花，心中暗想：“她已经死了将近四十年，怎么又活了？她到底是人还是鬼？”她相信世界上有鬼神，也最害怕那男鬼、女鬼、青面獠牙的鬼、还有化装成美女的鬼。她虽然年近花甲，仍然不敢夜过乱坟岗、不敢看死人的面孔。所以，她见到茉莉花，也惧怕三分，吓得沁出了冷汗。这若是旁姓的鬼，她早

吓跑了；这个茉莉花若是鬼，她也要把她捉住。因为茉莉花是杀害她丈夫李大江的凶手，即使是鬼也要剁她三刀。她擦了擦鼻尖上的汗珠，继续站在树后窥视，想弄清茉莉花的来龙去脉，然后再下手。

茉莉花烧完最后一张纸钱，把剩下的香都点着，插在坟前，又一连磕了三个头。然后，她悲咽着说道：“大江，你不会原谅我了，我也无法赎回自己的罪过了！呜呜呜……没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在海外漂泊了几十年，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也看透了世态炎凉。呜呜呜……我这一生，享过荣华富贵，吃过山珍海味，周游了五洲四海，见过大小世面；我也愚弄过世人，装过善人，打过朋友，杀过亲人。大江，我早就应该受到正义的制裁，可是由于阴差阳错，我这个罪人还活着，你却过早地故去了。呜呜呜……我的罪恶的生涯应该结束了！大江，你伸出手来，拉我一把吧！我这就到九泉之下去同你见面，当面向你赎罪！……”她说着，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片从国外带来的剧毒药片，放在左手心里，右手拿起剩下的半瓶白兰地，就要服用。

她藏在树后看到这种情景，更加糊涂了。她不知茉莉花要的什么把戏，茉莉花如果是鬼，为什么还要自戕呢？做戏给别人看吗？茉莉花如果是人，也不能让她这样轻松地死去。她想到这里，“嗖”地从树后跑到茉莉花的跟前，一把抓住茉莉花的左手，夺下那片剧毒药片，急忙向后退了两步，壮着胆子问道：“茉莉花，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茉莉花被这个突然闯出来的女人吓呆了，一时回答不出来。她惊魂稍定，仔细看了看面前这个女人。她看这个女人

的相貌，感到陌生，又似乎在哪里见过。

那个女人又厉声喝道：“快说，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我今天是活见鬼了！”

茉莉花发现这个女人说话时脸上出现了两个漂亮的酒窝儿，一下子想起来了。她惊喜地叫了一声：“二妹！”

这个三妹名叫水莲花。她不是茉莉花的亲姊妹，是茉莉花的丈夫李大江的第二个妻子。茉莉花为了对李大江的第二个妻子表示亲热，自称大姐，称二房为二妹。

水莲花气愤地喝了一声：“你少叫我二妹！你是杀害我丈夫的凶手，不配和我姐妹相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你若是人，我马上把你送到公安局去；你若是鬼，我也剁你三刀，为丈夫报仇！”

茉莉花哭丧着脸回答：“二妹，我是人，不是鬼！”

水莲花不相信，指着李大江右侧的墓碑说道：“你是鬼，不是人！这个墓碑上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茉莉花之墓’吗？”

茉莉花看了一眼李大江右侧的墓碑，墓碑上确确实实刻着“茉莉花之墓”五个大字，这是自己的坟。这座坟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坟上有土丘，坟前有墓碑，墓碑上还明明白白地刻着自己的名字，这是无可置疑的。水莲花因此把我看成鬼，也是有根有据的。但是，我还活着，没有死，这也是事实。一个活人，为什么有一座坟？这座坟怎么会有这么长的历史？这一切，她心里是明镜儿似的。可怎么向水莲花解释呢？怎么说才能让她相信呢？茉莉花作为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也感到理屈词穷了。

水莲花看她不回答，以为她又要耍什么鬼把戏，上前一步，说道：“我今天不怕你这鬼怪了，不管你是什么鬼，你不说实话，就把你送到公安局去。走！”

茉莉花哀求道：“二妹，息怒！我说的确实是实话，一点儿不敢说谎。我是人，不是鬼，你相信我吧！”

水莲花怒目圆睁，气冲冲地说道：“我不听你这些鬼话，你赶快起来跟我走。你若是人，就到公安局去给我丈夫偿命！”

茉莉花没有站起来。她伸出一只手，恳求道：“二妹，我知道你和大江都不会原谅我了，不会饶恕我的罪过。我今天就是回到大江的坟前，给大江偿命的。”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人世间的公理。你杀死了我丈夫，就得给我丈夫偿命，没有二话可说。走，跟我到公安局去，受法律制裁！”水莲花说完，伸手去拉茉莉花。

茉莉花把手伸向水莲花，说道：“二妹，我不到公安局去了。你把那片药还给我，我马上到大江那儿去！”

水莲花手中紧紧握着那片药，说道：“我明告诉你，如果你是人，不会让你这样轻松地死去。你必须将杀害我丈夫的前因后果说个一清二楚，才能让你死！”

茉莉花听罢，这才如泣如诉地从头说起。正是：

女人本应多恩爱，
为何开枪将夫害？

第一回 俊俏的女掌柜

沈阳的钟鼓楼大街，是一条最热闹的街道。街道两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货栈、药房、布店、绸缎庄、杂货铺、大酒楼、美容厅……一家连着一家，横放的牌匾、竖立的招牌、高挑的酒幌、垂挂的膏药块儿，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半年前，这里一片沸腾，市民们为庆祝祖国光复而狂欢，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扭秧歌、跑旱船、放鞭炮，热闹得象过年一样。可时过半年，这里竟然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头戴船形帽的国民党兵斜背美式步枪，在马路上横晃；头缠绷带，双手拄拐的伤兵在摊床上白拿香烟，白抓奶糖，没有人敢挡；遗老、阔少、太太、小姐手提鸟笼，牵着巴儿狗，在街上闲逛；穿着破衣褴衫的老人、儿童，跪在路边向行人乞讨。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刷了一层白灰，将“仁丹”、“大学眼药”之类的广告盖上，重新写上了最时髦的广告：“剿灭共匪”、“精诚团结”、“戡乱救国”……好端端的钟鼓楼大街，被涂上了一层醒目的色彩。

马路上车水马龙，两旁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在行人当中，有一个青年。这个青年一表人

才，年方二十七八岁，高挑个儿，白净脸儿，大眼睛，高鼻梁，眉清目秀，炯炯有神。他头戴一顶浅灰色圆贡呢礼帽，身上穿一件银灰色的串绸长衫，脚蹬一双青礼服呢面的圆口布鞋，手里提着一只精致的青铜包角的小皮箱，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他举止潇洒，神态自如。看他考究的衣着，干净利落的步履，俨然是一位有学识的阔商。他看那些得意洋洋的遗老、阔少，嗤之以鼻；看那些欺压摊贩的国民党兵，义愤填膺。但他还是压住心中的火气，没敢发作，恐怕惹是生非。

他穿过钟鼓楼大街，离开繁华的集市，甩掉摩肩接踵的人群，来到金龙玉柱、碧瓦红墙的故宫。他路过奏乐亭，到正白旗亭、正红旗亭、正黄旗亭、镶黄旗亭浏览了一番，又进入大政殿、銮驾库转了一圈儿，然后经过崇政殿，来到凤凰楼。他从怀里掏出银链怀表看了一眼，时间尚早，收起怀表，观赏凤凰楼里的每一件文物。看他观赏文物的神情，好象初来乍到；其实，这座清初的皇宫，他已经看过几次了，并且能讲出一些有关故宫的掌故和轶闻。但他为了消磨时间，还是耐着性子逐件文物往前观赏。

时近中午，他走下凤凰楼的台阶，登上清宁宫。他转过身来，站在清宁宫的正门口，望了一眼门前的索伦杆。这根索伦杆，是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五年遵照满族的传统，立在这里的。这根木杆的最下端镶在一块汉白玉的石座里，呈方形。从木杆的下部往上一米的地方，又呈圆形，顶端削成了尖状。这根索伦杆，也叫“索摩杆”，是皇宫祭天用的神杆。关于清朝为什么要在正宫门前立一根神杆祭天，以及家

伦杆的传说，这且不提。单说这个年轻的阔商看了一眼索伦杆，发现杆下空无一人，不免有些失望。他走进清宁宫，到正富娘娘的寝室看了一看，消磨了一段时间，又回到清宁宫门口，他再看索伦杆下，只有两个孩子在玩耍，没有他所要见的人。他第二次掏出怀表看了一眼，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分钟。他预感到事情可能有变，心中忐忑不安。

这个阔商是谁呢？是东北民主联军辽宁军区梅江支队司令部侦察员李大江。他奉司令部的指示，化装成山货商，携带几苗长白山老山参，来到了沈阳，同地下党的同志接头，往梅市运送一批军火。接头地点就设在这根索伦杆下，时间是正午十二点整。可是，时间已过半个小时，接头人迟迟不到，他急得心焦火燎，望眼欲穿。

李大江在清宁宫门前没敢久留，下了台阶，走进关雎富，等了十几分钟，仍不见接头的同志。他估计是出了问题，如果在索伦杆下久等，自己也会露了马脚，接头不成，反而误了大事。所以，他急忙穿过门洞，从大清门出了故宫。他在故宫门前上了一辆三轮车，穿过钟鼓楼大街，直奔北市场。

他来到北市场，走下三轮车，付了车钱，手提皮箱，走进山货庄。这个山货庄，专门经营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兼营猴头、木耳、元蘑、松籽、虎骨、熊掌、麝香、不老草等山珍和名贵的药材。这个山货庄对外是一个大商号，对内是地下党的交通站。山货庄大掌柜的，就是这个交通站的站长。国民党军占领沈阳之后，这个交通站主要接待来自长白山根据地的干部、交通员、侦察员。这里，也是